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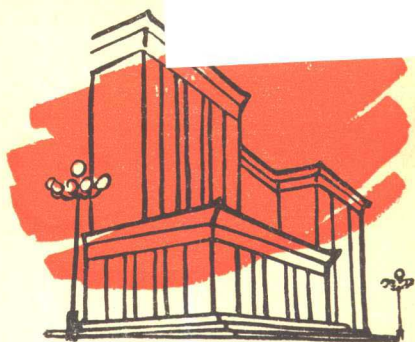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青年鲁班

史大千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青年鲁班

电影文学剧本

史大千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5年·北京

青 年 鲁 班

史大千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frac{1}{8}$ 插页 2 字数: 54,000

1965年1月第1版 196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3,500册

统一书号: 10061·235

定价: 0.35 元

永远做一个小学生

(代序)

我是电影战线上的新兵，在党的教导下，第一次較長時間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第一次与我的伙伴——年輕的摄影师、年輕的演員等共同完成了《青年魯班》。这部影片上映以后，有些建筑工人看了說：“这是我們的影片，看了觉得身上有劲，往后你們多拍这样的片子吧！”有些青年干部和学生来信說：他們看了以后很兴奋，李三輩是个值得学习的好青年。有些学生还为了影片中的一个問題爭論起来——“为什么李三輩有了大学程度的文化还要当木匠？”——他們討論得很热烈，很有意思。听了这些反映，心里很激动，……我們深深地感到：这不是影片拍得好，而是我們按毛主席的話去办了一点事。毛主席說过：“必須到群众中去”，“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創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①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二版，第862—863頁。

回忆一下創作影片的过程，就是我們領会毛主席思想的过程，也是向工人階級学习的过程。

那还是在一九六〇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紀錄片《紅旗飄揚》，我担任副导演，編輯样片时，在銀幕上看到一個木工突击队长的事迹很突出，他以科学的計算方法代替了千年以来的老常規“放大样”。一个普通的工人能把复杂的科学知識运用到生产上来，这是一件不簡單的事，于是我要求去采訪，准备編一个小剧本。

放下架子，做一个小学生

到了工地以后，工人同志們都忙于生产劳动，我却在那里东看看西看看，工人們觉得我是一个“外人”。等他們休息时，我又拿着个本子問这問那，他們又把我看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耍笔杆的人”。我很苦恼，不禁想起了临行时北影厂党委書記对我說过的話：“去了要踏踏实实地当个小学生。”夜深人靜的时候，我翻开了毛主席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书上說：“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①这本书我已經看过好几次，但这一次看来好像格外亲切，我当时捫心自問：“我代表群众了嗎？做群众的小学生了嗎？”“沒有，肯定沒有……”我决定从第二天起，先放下記事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865—866頁。

本，好好劳动，先从当学徒开始。

有一天，我在一个陌生的工段劳动，忽听得一声喊叫“小伙子！”我抬头一看，脚手板上站着一位老师傅，他向我身边指着：“把那根木料扛过来！”我看地上好几根料，扛起一根粗的走过去，没想到他生气了：“真笨！你跟誰学的手艺？如今的年轻人啊！……”他嘟囔着，四周的人回头看着我，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赶紧换了另一根给他。下班后，我又惭愧又高兴，愧的是自己太无知，喜的是“界限”消失了。回宿舍，我正在洗脸，没想到老师傅进来了：“啊呀！同志，我不知道你是要笔杆的，还当你是个学徒呢？”我握住了他那长满茧子的手：“老师傅，我就是来当学徒的。”从此以后，他对我特别亲切，讲了很多工地的实际情况……有的年轻人如何如何还不懂得用功；有的工人却很好，像那个突击队长吧，真是能文能武，他夸奖地说：“那小伙子真聪明，一眨眼就是一个主意。”

感情开始变化

不久我回到青年突击队，想认真地看一看这位“一眨眼就是一个主意”的突击队长，同时决心好好向他们学习。

这个突击队是个常胜的队伍，他们有一套自己制造的小型电锯、电刨，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细备、速装”。他们生产搞得很好，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着作为

国家主人翁的赤胆忠心，他們千方百計地动脑筋找窍门，想的就是一条——“多、快、好、省”。

有一次，工地要把一批短得不能用的碎木料运走当废料卖掉，突击队长和大家一研究，就要求把废料留下来。工地领导劝他們：“用整料既省事又保证质量。”工人们却說：“我們情願多費点工，把碎木料联起来，頂整料使，同样保证质量！”后来照这样試了，釘成了很好的“模板”（灌水泥的盒子板）。他們就是这样情願多費工少領獎金来对待国家财产的。

又有一次，“比武”的前夕，队长和几个“尖兵”把偵察陣地的情况向大家介紹了，大家商量要用“細备、速装”的办法去攻坚，就是要在上高楼以前，先把需要做的模板，按尺寸一块一块鋸好、釘好，然后抬上去装配。有人反問：“木头热脹冷縮，抬上去不合适怎么办？”我也在想：“哪能合得这样严呢？有点裂縫，水泥一灌不就漏了嗎？”

突击队长一眨眼笑着說：“我們已經摸着了它的規律，上下差不了四五公分，我們可以先做几块三公分的，和一两公分的，上去以后多了抽，少了补。”大家都說“行！”我心里暗想：他們可真聪明啊！过去我总觉得知識分子才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第二天，我也参加劳动，兴奋地看到突击队打了一个漂亮仗。在那样热气騰騰的环境里，我的情感开始变化了，我握着他們的手觉得粗而有劲，他們的手举起来好似一根鋼铁

的柱子，我感到他們是高尚的人，是充滿了智慧的人，我愛他們、尊敬他們，真想要好好向他們學習，……于是我也動起來了，我買了一張世界大地圖貼在牆上，休息時，為他們讀報、講時事，在夜晚，我幫他們整理總結、抄總結，我愛他們之所愛，恨他們之所恨，漸漸地，他們不把我當外人看待了，他們有知心話也願意同我談了。在多少個夜晚我含着淚聽工人講辛酸的過去，但是，一講到現在，講到解放後的幸福，他們都說：“到了新社會，就有着說不出的高興、使不完的勁。”

使我深深難忘的是，當我寫劇本時，他們把這項工作也當作他們自己的工作一樣，他們讓我念劇本給他們聽。夜深了，我說：“念個大概吧，明天你們還要上班呢！”他們說：“不行，得整個的念完，這樣好提意見。”就這樣，我都數不清究竟從他們那里學了多少句生動的語言，共同改了多少場戲。

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於農業遭受災害，糧食供應比較緊張，有時候我開夜車寫劇本，第二天清早，有的工人發現了，就硬要送糧票給我，說是給我加加油，我推也推不掉，當時我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心里想：這不是給我的糧票，而是階級兄弟情誼的體現。

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个突击队有个好习惯，每天早晨挤出半小时来学

政治，更多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們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智慧的宝庫、前进的指南”。突击队长李瑞环，是个学习标兵，有时已經很晚了他还在讀書。我問他：“你不睏嗎？”他說：“飯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毛主席的书不能不讀！”記得还有一次，我見他兜里装着一本折旧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我要过来翻了一下，封頁卷曲着，书里很多地方都用紅笔勾划过，还写了一些密密的小字。他指着书說：“看了真解決問題！”“解決什么問題？”我問。他說：“隔行不隔理啊！打仗要讲規律，指揮生产也得讲規律，毛主席的軍事思想用在生产上同样見效！”

我回想了一下，可不是嗎？他每一次布置生产任务，总是想按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去办事。他总是把生产的“活儿”比作敌人，常說：“要摸透敌人的脾气！”在那一次“比武”中，他想出来的用三公分以內的活板，不就是摸透了“敌人的脾气”以后設計出来的作战方案嗎？他常說：“要周密偵察，掌握規律，扩大預制，利用机器，根据形势，运用兵力……”他就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他常能把毛主席的話成段成段地背下来。我問他：“怎能这样熟？”他說：“用的次数多了，就能記下来。”不但李瑞环一人如此，許多工人們都常說：“珍珠瑪瑙我不要，毛主席著作要一套。”这些話既朴实同时又含着多么深厚的情感！

說老实话，我比較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到：再不学习就要远远落在他們后

边了，同他們在一起就沒有共同語言了。

突击队长不仅在政治学习上是带头人，在业务学习上也从从不放松，每星期有两个晚上他要去上业余大学，从香山附近的工地騎自行車到城里有好几十里地，經常因为時間太紧，飯也顾不得吃就走了，深夜回工地再啃两个凉饅头……我还亲眼見他在天不亮就起来，站在路灯下背誦数学公式。为什么这样苦学？是为了个人前途嗎？不是的，他誠懇地对我說：“过去我們工人会拿斧子不会拿笔；会干活不懂道理。解放后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科学面前还是奴隶，我們一定要奋发图强，做科学的主人！”他們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我感到：我只有加倍努力地学、努力地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些工人同志，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對我們年青一代的关怀！

学 无 止 境

毛主席說：“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見绌，它們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① 我在工地生活中漸漸理解到这句话的含义，我感到，好像在挖一口井，時間越长就挖得越深，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二版，第 862 頁。

見到的水就越多。在工地生活了七八个月以后，我开始构思动笔，初来时只想写一个短小的剧本，现在却想要写一个长本子。我希望写出这个突击队长的成长过程，还要把另一些先进工人的特点綜合到他身上去。但在当时我还不大会懂得剧本結構的規律，更缺乏写作的經驗，感到很胆怯。工人同志鼓励我說：“認識来源于实践，你就在干中学，学中干吧！”

于是我提起笔来，初稿写得很松散，有些朋友看了直摇头。工人又鼓励我說：“头三脚难踢，哪有一锹就挖出个井来的？繼續改吧！”在领导和工人同志們的帮助下，又写了五六次，終于写成个剧本。一九六三年秋开始拍片，在拍摄中又遇到很多难题，其中有一个难题是：“如何用新的艺术手法表現先进人物受挫折后的情緒变化？”

剧本中的李三輩革新沒成功，又出了事故，在会上受到打击，回家以后情緒不好……第一次是这样拍摄的——他凝視着手中的屋架模型，稍停片刻，失望地把它扔在桌上，他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时回想起了会上老韓諷刺他“忘本”的話来，他难过极了，坐起来拿出一把二胡拉起了悲愴的曲調……音乐把他带到了过去的岁月——这样处理，在艺术上的意图是想先表現出他情緒消沉，然后經過回忆和書記談話再振奋起来。領導上审查了样片以后，觉得有問題，建議我們再請工人同志看看。熟悉剧本的工人同志看了样片說：“听剧本时，問題不太明显，一演

出来就觉着不对劲了，像李三辈这样的先进工人，这时是不会这样泄气的！”我們問：“應該是怎样的呢？”一位工人笑着說：“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有的工人就有那么一股子打不倒的干劲，他們有了問題請教毛主席，請教領導……不会这样的发愁拉二胡！”

我們冷靜地總結了一下，这首先是由于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够健康，以为任何人在受了打击后都会这样消沉的。其次，我們被一些常用的表現手法束住了手脚，以为非要有这时的“情緒敗退”，才能衬出后面的“情緒高涨”来。總結以后，我們決定改成現在影片这样：三輩在回家的路上不解地思索着：为什么受到打击？为什么遭到这次失敗？應該如何对待这些問題？……回家后，他拿出了毛主席著作，翻看着《实践論》……师娘心疼他伤刚好不久，让他休息，夺过了书，他笑着走到床边，等大娘走后又掀起被子，露出了鋪板，鋪板上画着革新所用的图样……这样的基調表現出一种“打不倒的干劲”，是积极向上的。像以上这样，經過工人帮助（有时甚至参加排练）而修改好的戏有好几場。影片完成后，工人同志与广大观众看了，认为还是真实可信的。有些工人同志看过影片后，还提出了一些缺点和他們感到不足的地方，例如三輩在看《毛泽东选集》时，当时他是怎样想的？影片應該表現出来。他們认为：关于这一先进人物“主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交代得不够清楚。他們希望：先进人物的思

想活动要細致而又生动地展現出来——这对我們來說，是个新的、严重的課題，这既是一个艺术技巧問題，更是一个思想修养的問題。只有在我們不断地向工人同志学习，真正体会了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后，才有可能較完美地体现出来。

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我們深深感到：过去向他們学习的时间还太短，学习的态度还不够认真，为了彻底改造自己，做好今后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按照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去做——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我願永远做毛主席的小学生，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小学生。

（原載《人民日报》1964. 5. 23）

女主角秦淑貞的旁白，以抒情的語調講着：

常言說：山高比不過泰山，手巧賽不過魯班。可在我們新社會，却有着很多很多的魯班，我所要講的只是千千萬萬當中的一個。故事要從一九五四年講起……

一條通往郊區的土馬路上，壓路機緩緩駛過。遠處隱約可見北京古老的城樓和那平靜的護城河。

一個穿着工裝褲和格條襯衫的女青年隨着一個身材瘦高的男同志向前走來。

秦淑貞的旁白繼續着：

……那一年秋天，我剛從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郊區的一個工地去當技術員，可巧那兒有我一個老同學——韓國良，他把我接到了工地上。……

韓國良吃力地扛着小秦——秦淑貞的大行李包，額頭上流下了汗珠。小秦上前搶着行李：“我自己來扛吧！”韓國良擺着手：“不用了，不用了，前面就到啦！”

一輛卡車從鏡頭前急駛而過，工地上呈現一片沸騰的景象。工人們唱着高亢的號子，揮舞起鐵鍬打着土基。一列列壯工用扁担挑着磚瓦“嗨啲嗨啲”地快步走去。

小秦兴致勃勃地望着工地，心里說不出的高興。

小秦的旁白繼續着：

工地上呈現出一片沸騰的景象，到處是陽光，到處是歌聲，我感覺到是那樣的清新，好像是第一次來到工地上。也就在這一天，我認識了他。

小秦向工地的一條路上望去，一輛裝滿木料的板車陷在泥洼里，只見一個健壯的青年，穿一件印着“獎”字的紅背心，揮舞着手臂叫着：“同志們，使勁推啊！”

五六個工人一起奮力推着，但車輪和膠泥粘在一起，分也分不開。

小秦轉頭對韓國良說：“幫他們推推！”

韓國良沒有表示什麼，小秦抽身跑去。

大車邊，一個工人好奇地望了小秦一眼，讓到後邊去了。小秦卷了下衣袖，使出渾身的勁向前推去。韓國良跑了两步，也想上去推車，但一看眼前的大泥塘就站住了，

他揮動雙臂助威地叫喊着：“一起使勁，一、二、三！一、二、三！”

車向前動了，但由於小秦這邊人少力單，車輪歪扭了，工人們喊叫着：“歪了！歪了！”

小秦更加用力，但是力不從心，車輪仍舊扭着。這時，忽听得身後一聲吼叫：“同志！閃開！”隨着一只大手把她推向一旁，小秦吃驚地回頭，見正是那個穿着“獎”字紅背心的青年，揮着一只沾滿泥土的手說：“讓開點！”

小秦往後一閃，注視着他。他額角上有一道明顯的傷疤，眉宇間露出剛毅的神氣，此刻他拿起一根粗木杠往車輪下一塞，便用身子全力壓去，木杠發出“咯吱吱”的響聲，車輪終於听话地離開了膠泥，工人們笑着喊着把大車推走了。

大車遠去，老韓走近小秦身旁，發現她的衬衣後背上印着一個泥手印。

“怎么搞的？”老韓一邊不滿地嘟囔着，一邊掏出手絹為她擦拭。

小秦掩飾着內心的不快：“不要緊，沒關係……”

韓國良：“誰弄的？”

小秦皺眉：“就是那個——額角有塊傷疤的……”

韓國良：“噢，他呀……他叫李三輩！”

“李三輩？”小秦好奇地轉過頭來，“這個名字到挺特別的啊！”

韩国良：“他们家三辈子要过饭！”

“要饭的？”小秦更好奇了。

韩国良见她好奇，就讲了起来：“一九四七年，他要饭到北京，差点饿死在大街上，多亏工地上的一位老师傅看他可怜，就把他留下了！”

“噢……”小秦同情地出了一口气。

二

李三辈伏在一片像戏台一般大的木板上推着刨子，他的动作快而猛，活像一头小老虎。在他身边还有小胖子和学徒工小张在干着活，其余的十多个工人却在树阴下休息。

高小林——一个样子很调皮的小伙子站起来挥手叫着：“板子够平的啦，在那上面放大样满可以啦！三辈哥，歇会儿吧！”

三辈抬头望了望，仍然埋头推着刨子。

树阴下，喝水的几个工人议论着。

罗玉生问着：“高小林，你爹怎么还不回来呀？”

小林：“这我怎么知道？忙什么，歇会儿吧！”

一工人嘟囔着：“就这么窝工等着？真不像话！”

这时走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前面的是个大高个子，宽肩大脸，他是工地上的领导。

“刘主任！”一个工人站起身叫着。